

观和社会组织间相联系这一观点的探索。许多发式具有宗教礼仪的特点，为低等级神服务的女祭司剪去她们的头发或者用白棉布把它扎上；高等级的那些人有二种选择：一种是编成几股长辫后末端绑扎成一圆锥体，也可选择将头发挽成五个髻的方式；第二种发式叫做 akuku、akoko、akukuli，Dangme 人和 Ga 人二个地方都有。Akuku 是在正中一个髻的四周也盘上发髻，中间这个髻代表“聚集的头。”在 Prampram 和 Old Ningo 镇，这种发式是服务于本地神，且是知识渊博的女祭司的特权表示，所以说 akuku 发式代表资深的女祭司。

通常，整个的节日庆典中，按习俗必须梳 akuku 发式的女祭司，为此，为了这个独特的宗教仪式，她得蓄一年的长发。发式的简洁展示加上皮肤上画的白粉纹样，暂时地增强了精神状态而能获得赞美。

akuku 发式使人想到各种隐喻。例如，akuku 发式被比喻为如同衣服垫到头顶上一样,能承受物。按照 Asafoatse Addicole 的说法，酋长和宗教巫医发髻需排列成炉灶形，虽然它与传统 Dangme 炉灶并不相似。Addicole 解释说，炉灶支撑着煮锅，如同神支撑着 Prampram 城，这就是 akuku 发式的一个代表作用。在仪式中，还要用鹦鹉羽毛装扮插在头顶上或插在中间的髻上。鹦鹉羽毛使人联想到祭司职责的繁重负担，以此强调女祭司作为神的代言人这一角色。

Akuku 及其它宗教随身用品，如草帽和珠子，也使用在女孩的成年礼 Dipo 上。这表明普通的宗教服饰包含着另外的内涵。Dipo 背景下的 akuku 发式象征着 Dangme 成年礼带有宗教的纯洁性。现在巴塞尔博物馆档案中的一张 19 世纪后期的照片，提供了 Dangme 的 Krobo 和 Shai 女孩们在成年礼中采用 akuku 发式的相关历史资料。居住在 Volta 河东边 Agotime Kpetoe 镇的 Dangme 人现在仍梳这种发式。据该族的民间传说，他们是 18 世纪从 Prampram 附近的海边小镇 Kpone 迁徙来的，所以至今仍保留着 akuku 发式以及 Dangme 服饰的一些其他特征。下面将列举这一带祭司在仪式中使用的主要道具。

### 帽子

帽子即是祭师们借以展示其宗教影响力的道具之一。最受崇敬的是 Komipee——一种由椰树纤维编织而成草帽,Dangme 人称之为 soni。这种草帽为高级祭司所专用，女祭司也不能戴它。草帽编好后要涂上白色泥巴，此外，因其重大的宗教意义，Komipee 都必须经过特定的洗礼，然后保存在专门的房里以备女孩成年礼上使用。祭司们在加冕前要经过 Dipo，以纯净自己的精神境界。Komi pee 用具宗教魔法的物质——椰纤维制成，象征与远祖的联系。Prampram 地区 Digble 海神的祭司头领，就有一顶装饰有红鹦鹉羽毛的 Komipee。他宣称，鉴于这个帽子与生俱来的神力，他一年仅在 kpledzo 节日中戴一次，在那种场合，他通常享有最高贵的位置——全是木雕装饰的凳子。仪式过后 komi pee 又放回神庙的保管室直到下一年的 kplepzo 节。帽子与凳子的同时出现，表明了 在 Prampram 镇和 Dangme 地区的其它地方，它们二者通常的象征功能。Old Ningo 镇的 Nene Hargo Taffa 解释说用草帽加冕是神赐予的大福。Huber 也声称，在 Dangme 的 krobo 人相信戴了这个草帽就是坐在神的中间了。综上所述，为了实现某种宗教上的目的，草帽，借助特定的宗教艺术形式，而转化成了促进与神灵沟通的道具。

### 金属装饰物

虽然黄金装饰物用在中层首领们的服装上并非为体现某种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Dangme 祭司们从根本上排斥所谓“红金属”——金或铜的合金制成的所有饰品，认为它们破坏了神的力量。黄金也被看做属于物质的东西和为了展示的东西，他们认为黄金饰品光耀了佩戴者而不是神。所以包括 Old Ningo 的酋长，由于他所处的位置等同于 Jange 神的祭司首领，也不能够使用金铜饰品，如果他违反了这个规定就会感染上麻风病。另外，银子象征温和、柔软，它受到祭师们喜爱的程度超过金子。男女祭司佩戴最为耀眼的金属饰品，包括象征“魔力”的铁铸铃铛和长银链。同样，高等级的女祭司们也用有象征意义的银发夹来装饰她们的 akuku 发式。戴银饰品表现了一种自我奉献、自我否认以及对于神的意志的完全屈服，在这里，宗教上的需要转化了人们

## Tellem 和 Dogon 物质文化的比较研究

### R.M.A. 本道克斯

对 Mali 的 Dogon 文化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而在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应特别归功于 Marcal Griaule 及其法国同事们的努力。1931 年起，他就围绕 Dogon 文化的象征符号系统展开了调查，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活跃在这一领域。而就在最近，另外一些人种学家则开始对 Dogon 文化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近 30 万 Dogon 族人生活在布满砂岩的高原，多天然洞穴的 Bandiagara 悬崖，以及沙土平原 Seno 等地区。这些悬崖好比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在这里，

的审美情趣。

### 衣服

宗教服饰在样式方面的一系列限定。Taka 或 bojuwe 被认为是古代服饰。Taka 是一种简单的扎在腰上和腿间的缠腰布，据欧洲旅行家 Paul Isert 所称，18 世纪后期 Ga 和 Dangme 人曾使用过它。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现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服饰。过去，仅在诸如节日和为氏族中的老人、酋长、祭司举行的葬礼这样的宗教仪式中，才穿着这种服饰。

总体而言，过去的两百年中，Dangme 宗教服装的主要成份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但也部分地受到外界的影响。在 Prampram，宗教仪式服装则一直在变更,某些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

更早时我提到过性别的重要性，这关系到 Dangme 人是怎样对他们的神进行分类的：没有哪个地方象 Prampram 一样，与男神和女神相关的宗教服饰之间有如此根本的区别。今天的 Prampram 女神祭司用昂贵的欧洲面料把自己胸部以下全部包裹起来，然后在胸部和腹部系上一块红布。为男神服务的祭司则身着长袍，并在其服装的连接处加了块红布，系在肘和脖子上的黄色丝带，过去原是庆典集会上象征男神的标志，现在已不再出现。此外，男神祭司还要戴一种名为 panama 的欧式草帽。

在 Prampram 宗教服装中,这些外来的东西很值得注意。Prampram 人自己承认它们不是原始的服装款式中的部份。要找到这个款式精确的原型是困难的。当我 1988 年 8 月访问 Accra 的 Ga 人祭司头领时，清楚地看见了他 在宗教场合穿的这套源自欧洲的服装——腰间斜穿着白色的丝绸女式长袍，戴着一顶大草帽。他说这是一件复制品，是早期的欧洲参观者赠予他祖先的，一直保存在祭司室里。1850 年，瑞士布道会的传教士们在 Prampram 地区传教，Prampram 人使用 panama 草帽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因为宗教服装的这种变化仅仅存在 Prampram 地区，与 Dangme 的情况相比，这种对欧洲影响的反应更为独特。

然而，后面的调查没有揭示出是否存在现代 Prampram 社会可能存在奴隶的问题。Prampram 的老人们不承认事情象附近社区所报导的那样，即 Prampram 曾输入过 19 世纪从哥伦比亚和西非的部分地方归还的奴隶，没人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因它相当犯忌。许多人转而谈论一些后来搬迁过来的家庭，介绍他们自己的神。或许这段历史的确是存在过，人们只需要看一看 Bahian Candomble Nago 所穿的宗教衣服，便看出他们了与大洋彼岸的联系。

19 世纪巴塞尔布道团从 Prampram 带回的两张照片，从中可看出，在 1880 年左右，宗教服装方面这些外来的成分，已得到镇上的人的充分认可。第一张照片拍的是 Marte Akoto Klegmeti，海神 Digble 的祭司头领，旁边是他常坐的凳子，还有大地神 Lalue 的女祭司。另一张相片上仍是他，旁边坐着一老者。因为现代 Digble 神的祭司头领只在每年的 kpledzo 节庆才穿这种衣服，可以假定二张相片可能是偶然拍成的。最近照片带回了 Prampram，图片上相似的传统宗教服装，证明了 Dangme 服饰艺术的长久存留。

Dangme 宗教的自我装饰明白显示了与所崇拜的神有关。总体上看，宗教服装传递了关于等级、性别和宗教联盟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元素构成了男女祭司间社会等级的基础。宗教服装也反映了宇宙与社会之间的联系。Dangme 人把感觉到的精神世界当作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而自我装饰和宗教仪式再次证明反映了存在于 Dangme 人两个世界中的强制与和谐。

总之，Dangme 宗教艺术不是过去的再现，是因为它们几乎全都保存时间短暂，它所产生的永久性社会象征物，如凳子这类东西和纹身一样，留存也甚短。他们在自我装饰上的不断实践不仅增强了对效果的信心，也给了宗教艺术无限的创造空间。在 Dangme 人的人生观中，坚持自我装饰的传统思想比艺术的发明创造更重要。N.A.M.kole 和 Manga Krobo 的 Konor 曾经都谈到：“一个人不能抛弃他所不能领悟的原始东西。” Dangme 人坚持使用这些艺术形式的一贯性显示出在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变革中，这种将个人的信念与宗教自我装饰的结合将会继续下去。

在Sanga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化遗迹以及创造这些文明的族群命名为“Toloy”——首次发现这类遗迹的洞穴所在的峡谷名。这些古老的文化遗迹包括 40 多个用泥土盘绕堆砌成的谷仓。谷仓墙体外表光滑，外表面上却有清晰可见的纵向的手指划痕。谷仓的顶盖中央饰有用手指在一层薄土上画出来的图案。一些手工制作的印纹陶碎片混在墙体内，墙内还发现有残余的草药。此外，没有人工培植谷物的痕迹，这些谷仓已被证明是建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与附近的位于Bani河流域的Jenne-jeno文化遗迹属同一时代。

降水略显丰裕,水份蒸发缓慢,土地比周围地区更肥沃。居住在这种悬崖洞穴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外人很难进得来，这使得 Dogon 人直至今日仍保持着完全独立的生活方式。然而，尤其是在过去的 15 年中，深刻的变迁已经发生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势力在这一带进一步渗入，到这里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也与日俱增。过去的六十年中，人口已增长了将近四倍，与此同时，这地区的降雨量却戏剧般地减少了。

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

对于本杂志的读者，已没必要对 Dogon 文化作更多的概述，然而，专门针对研究的某些方面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仍是必要的。关于 Dogon 文化与 Tellem 文化——早先居住于这一地区的另一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值得专门讨论的主题之一。本文将以考古发掘,人种学方面的调查,以及对主要流传在 Sanga 地区的 Dogon 族口头传说的研究为基础,展开对 Dogon 与 Tellem 物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仅仅只停留在对该地区的历史作一番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

我将在 Sanga 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化遗迹以及创造这些文明的族群命名为“Toloy”——首次发现这类遗迹的洞穴所在的峡谷名。这些古老的文化遗迹包括 40 多个用泥土盘绕堆砌成的谷仓。谷仓墙体外表光滑，外表面上却有清晰可见的纵向的手指划痕。谷仓的顶盖中央饰有用手指在一层薄土上画出来的图案。一些手工制作的印纹陶碎片混在墙体内，墙内还发现有残余的草药。此外，没有人工培植谷物的痕迹，这些谷仓已被证明是建于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2 世纪，与附近的位于 Bani 河流域的 Jenne-jeno 文化遗迹属同一时代。

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1 世纪，Tellem 文化留下了最古老的遗迹，而这段时间，在 Sanga 地区却没有留下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由于 Toloy 文化与 Tellem 文化在年代上相隔了 11 个世纪之久，而且物质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大，很难说两者之间有关系。然而，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属于 Toloy 文化的人类遗骸，关于二者联系的假设就既没有被证实也无法证伪。

大约在 11 世纪到 16 世纪期间，Tellem 人陆续迁到这个地区。他们往 Bangiagara 悬崖的迁徙可能与由 Ghare 族的衰落而引起的往东、南方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相关。Tellem 人所用过的洞穴的数量，以及洞穴中遗存的大量的 Tellem 人骨骼表明，该族群的人口密度最初是很高的，但在 13 世纪后开始降低。

Tellem 人使用这些洞穴有三种用途:作为安葬死者的墓穴,作为举行葬礼的场所,作为储藏食物的仓库。死者下葬时全身着装,包裹着毡子,通常有一定的随葬品。进入墓穴的入口用一种晒干的泥砖筑墙密封起来。有些情况下,旧谷仓也可作上述用途。葬礼的一部分是在墓穴下方一个专门的洞穴中进行的，这类洞穴的地上通常零乱地放置着一种特殊的陶器，显然不同于日常用的那种。一部分墓穴中竟安葬有将近 3000 具遗体。就发现于各个洞穴中的遗骸头盖骨尺寸来看,他们均属同一种群。

Tellem 人已开始农耕生产(粟、大米),同时也采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此外,驯养动物(骆驼、山羊、绵羊等)、狩猎(水牛、羚羊、瞪羚等)也是他们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然而,很难说清到底哪种生产方式,哪项食物来源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主要只能根据墓穴中发现的随葬品来推断 Tellem 人的食物情况。

干燥的墓穴——关于 Tellem 人物质文化生活的考古资料的主要来源，使得该古老民族的一些日常用品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迄今为止，在次撒哈拉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之一。Tellem 人的文化遗迹包括一些服装(棉质的束腰外衣、头巾、棉毯、羊毛毯，棉质腰带，植物纤维裙子及裙带，围腰布，皮口袋，草编鞋、靴子等)、首饰(皮手镯、铁戒指、铁手镯、铁簪、玛瑙珠子、玻璃珠子、石英唇塞)、厨具(蓝子、木碗、木勺、葫芦、陶器、绳编网)、狩猎器具(弓、箭、箭袋、皮刀鞘)，农具(带柄的锄)，乐器(铁手铃、木笛、竖琴、鼓)以及一些木枕、铁枕、宗教仪式上用的陶制礼器。

Tellem 人所创造的上述物质文化的各方面，在其存在的 5 个世纪里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一直在发生着变迁。举个例子，木枕主要产生在 11 世纪到 12 世纪，一些罕见的已破损的衣物则是 13 世纪的产物，进供用的铁枕只在 14 世纪时出现过，之后再没有这类东西。

在不同的洞穴中所发现的 14 世纪以前的纺织物，除了年代不同，在纺织技法、装饰及形式上都类似，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变化。羊毛纺织物变得稀有，同时开始出现用编织法和简单的环绕织法制成的纺织物。最古老的裤子可能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植物纤维裙子及带子，曾在 11 世纪、12 世纪时非常普遍，到了 13 世纪则逐渐消失了。皮鞋子、刀鞘、皮口袋等物品是各个时期都有的，皮缠腰布、编织的皮手镯、腰带等出现于 11—12 世纪。另外，皮靴显然只用于较晚期的宗教仪式上。与一些铁锄子、铁箭头、铁簪子和青铜垂饰相比，多面的玛瑙珠子和石英唇塞出现的年代更久远(11—12 世纪)。另外还发现有一种箭头只出现于 Tellem 文化晚期。铁质手铃作为乐器则从一开始就有。

在整个 Tellem 文化的历史中,陶器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11 世纪—12 世纪，宗教仪式上用的陶制礼器是用一种球状的模具制成的，极富特色的印纹陶。同期还出现了一种带三个足或四个足的陶碗。这一时期带有环形底座的作为礼器的陶罐，在形制上与更早期的那些略有不同，又与 15 世纪的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我们还进一步发现，13 世纪时,Tellem 人已采用 Paddle-and-anvil 技术制造日常用的印纹陶。很有可能这种陶器在更早的时期就已进入了 Tellem 人的生活，但是无论是在 11、12 世纪保存下来的带谷仓的洞穴中，还是

在这期间 Tellem 人居住的遗址上,至今都仍未发现这种陶器。Tellem 人的村寨可能就座落在 Bandiagara 悬崖脚下，这可以说明他们的文化遗迹不是被埋在 Dogon 人的废墟之下,就是已被后来的 Dogon 毁掉了。还保留有 Tellem 人遗迹的洞穴则是因为长期无人居住,才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

14 世纪以后，Tellem 文化在建筑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早期的建筑用的是手工制造的泥坯,先经过太阳晒,使其变硬,然后结合灰泥砌筑成的。从 15 世纪起,Tellem 人的建筑全采用石构造。

根据 Dogon 人的口头传说，早在 15 世纪，他们就已在 Sanga 地区建立了最早的居住地。Griaule 在 Dogon 村落 Ibi 的一个洞穴里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传说中提到的这个年代。Griaule 在那里发现了九个在 Sigui 仪式上使用的面具，这种面具每隔 60 年制作一个，由此可推断，其中最古老的那个面具制于 15 世纪初期。附近一带流传的一些与 Dogon 人在此建立居住地有关的传说，也证实了这一年代的可靠性。

在距今最近的 Tellem 墓穴中，考古学家们找到了一些极罕见的陪葬的动物遗骸(海龟、鹤),而一般常见的随葬品在这里却几乎没有。在 Dogon 族的创世神话中，是“鹤”将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故乡 Mande 带到这片悬崖地带的，海龟也是这类神话中的重要角色。洞穴中发现的鹤和海龟遗骸经鉴定正是 15—16 世纪留下来的，这个时间正好与 Dogon 人声称的迁徙至此的时间吻合。然而，就在同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人类遗骨,就体格尺寸来看明显是 Tellem 人的一个亚种。而更晚期的洞穴(17 世纪—18 世纪)中所发现的遗骸却又不能归于 Tellem 种。因此，在这个距今最近的 Tellem 墓穴中的考古发现可以解释为 Dogon 文化在建筑技术及丧葬习俗方面，对同时代的 Tellem 文化产生了影响。

据 Dogon 族的传说：当 Tellem 人离开 Bandiagara 悬崖时，Dogon 人随之迁徙到 Hombory,进而到 Yatenga,据说就是现在的 Kuvumba 人。为了证明这种说法,考古学家们调查了 Homboru 一带许多洞穴遗址。发现这一带遗留下来的建筑及其它方面的物质文化都迥异于 Tellem 文化，同时，在洞穴中发现的人类遗骸也被证明不属于 Tellem 族。对现代 Kurumba 人的人种学研究表明，他们也不是 Tellem 族人的后代。

既然 Tellem 人不是 Dogon 人的祖先,也不是周围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那么，关于这一族群如何在 15—16 世纪后逐渐消失，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从阿拉伯人的史书中，我们得知正是在 15、16 两个世纪中，Songhai 人和 Mossi 人曾侵略过这片地区。从 Tellem 人那段时间居住洞穴的数量以及遗骸的数量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口的急剧减少，外族的入侵也许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但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原因。这一带的农业生产一直很不稳定，一旦雨季没能按时到来,或没有足够的降水量,就很容易导致饥荒。直到最近,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饥荒使得各种疾病更容易到处蔓延,阿拉伯人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这段时期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的记载。从 13 世纪起,Tellem 族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综上所述,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亡是必然的。这里也并不否认有一部分 Tellem 人可能已被融入其他民族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Tellem 人的数量应该很少，不足以与其融入的民族之间形成民族学上可测量的文化形态差异。

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的物质文化之间的进行的比较研究。首先,Dogon 族的起源不明确。在该族的创世神话中，关于其文明发源地就有至少三种说法。北方(Dyigou,湖泊以北?),西南方(Manda, Bamako,西南部?),南方(Yatenga,位于 Burkina Faso)。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任何一种说法。不同地区的 Dogon 族群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差异（例如，某些地方的 Dogon 人没有面具,此外,语言、建筑技术、制陶技术等方差异也很大）。从这些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Dogon 文化渗入的不同程度。地理上的分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文化差异，在几个所谓的文明发祥地都没有发现任何与现代 Dogon 文化相似的特征。(比如在 Niani,据估计是古代 Mali 人的首都之一;Jenne-jeno, Toguere Galia 和 Toguere Doupwil,湖泊地区,Yatenga 地区等)第二,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保留下任何有关 Dogon 族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们实际掌握的唯一资料，来源于在 Hombovi——17 世纪保存至今的 Dogon 早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仅此当然不足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今天 Dogon 文化内部的地域间差异比当时更为显著了，但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必须先将当代 Dogon 人和当代 Tellem 人的物质、文化作一番比较。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自我和几个荷兰籍研究人员，从 1983 年到 1986 年，在 Sanga 地区的所作的考古学调查发现。尽管这些调查在方案设计上有些教条，但将当代 Dogon 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我们仍从中收集到不少物质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

第三，我们关于 Tellem 人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全来自对其墓穴的考古发现，而关于 Dogon 人的这些资料则主要依靠对其住宅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多半是不完善的。当然,大多数随葬品的情况表明它们并不是专门为此目的制作的。一些枕头显然使用过，一些碗和锄头也如此。皮手镯通常都有戴过的痕迹，有一件样品甚至是修理过的。

第四，用作研究的随葬品都是选自保留得比较完整的遗址，因此不一定都很典型。Tellem 人的墓穴随葬品多半是死者的遗物：衣物、饰物、私人用品等，因此，在现代 Dogon 社会中并不一定都有相应的物品，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Tellem 人的随葬品多是使用过的，也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随葬品这个概念。

最后，我们无法确知哪些物品的生产在整个西非草原地区是普通的，而哪些又或多或少是由专门的人来完成。我们甚至无法确知在今天的 Dogon 社会中这种分工是否清晰。例如，皮革制品和皮匠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金属制品和各种珠子则来得更远。带足的陶碗又是一例：它本是 11－12 世纪 Tellem 文化的典型代表，却被发现广泛地分布在 Niger 河流域，而且显然不同于当地出土的其他陶碗。尽管有上述种种历史资料方面的局限，我们接下来还是可以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 的物质文化之间作一个简要的比较。

Dogon 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头和灰泥，通常住宅墙面要涂上装饰用的灰泥，谷仓则用搅匀的泥灰浆来涂抹表面。现在 Dogon 人用的谷仓多是矩形平面的，偶尔也有圆形的，过去则都是用石和灰泥砌成圆形的谷仓。Tellem 人的谷仓几乎都是圆形或局部呈椭圆形，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一种经日晒变硬了的手工制泥坯。两者的谷仓都带有转轴门和门锁。在最晚期的 Tellem 墓穴中发现的谷仓已经同 Dogon 人的很相似了。

Dogon 人采用 Paddle－and－anvil 技术生产的印纹陶与 Tellem 人的很相象，只有局部的细微差异。Dogon 制陶者用的是石头拍子，而 Tellem 人则用陶的。两者晚期的陶罐罐口都更突出了，显然都使用了同一种弯折的支撑物。这种罕见的 paddle－and－anvil 制陶技术已证明是 Tellem 文化和 Dogon 文化共有的。枕头则只在早期 Tellem 社会中出现过，在今天的西非仍很罕见，而且确实不是 Dogon 文化的产物。

Dongo 族和 Tellem 族的男子都穿戴棉质束腰外衣和头巾，但两者款式不同。双层披肩在双方社会也都很普遍，但款式和图案不同。皮围裙－－几乎是 Tellem 男子的日常装，在 Dogon 社会，男人们只在宗教仪式上穿着。

在早期 Tellem 社会，妇女通常穿一种编织极为复杂的植物纤维裙子。今天的 Dogon 男子在跳面具舞时也穿着一一种粗犷的植物纤维编织裙。在发掘的唯一的 Dogon 墓穴中找到一块最古老的女用棉质缠腰布，大约是 17－－18 世纪的物品，与早期 Tellem 文化的同类织物相比，这些缠腰布的幅面要窄得多。

和皮腰带、皮口袋一样，皮质鞋子和皮靴也是 Tellem 和 Dogon 都有的，但在形式上仍有区别。Tellem 式的鞋子通常带有护踝，且有所装饰，与 Dogon 式的形成鲜明对比。Tellem 人皮靴上绘有繁琐的几何风格图案，Dogon 人的则只嵌饰着少量的三角形或菱形图案。因为这一带马很少见，故今天马靴也很罕见，不过 hogn－－当地一种教政领袖，则一直穿这种靴子。另外，Dogon 人不佩戴编织的皮手镯。

铁戒指、铁手镯在两种社会都很普遍，但样式不同。Dogon 人至今仍使用木质、骨质、铝质的发簪，而 Tellem 人则使用一种扭曲的、带涡纹饰的铁簪。石珠子也是两者都有的，不过 Dogon 人喜欢稍大一点的、排列稀疏的珠串，而 Tellem 人则更喜欢多面的玛瑙珠子。水晶的柱状唇塞是早期 Tellem 社会特有的饰物，Dogon 族现在已没有这种东西了，而在本世纪之前，西非仍有一些民族使用这种饰物，也许其中就包括了 Dogon 族。众所周知，Dogon 文化的一些女人雕像就戴有唇塞。

Dogon 人的篮子编织法种类比 Tellem 人的更多。两者同是使用木匙，Tellem 人的木 匙雕刻得很精美，而 Dogon 人的则多半是粗糙而不加修饰的木杓或葫芦勺。此外，两种社会都有葫芦制成的工具，不管是有盖的或无盖的、带绳网的还是系绳套的。

Dogon 人有超过十五种不同类型的锄和斧头，而只有其中两种出现在 Tellem 墓穴中：一种有穴，一种则带有可转动的手柄。铁剑通常佩戴在死者身上。一直没有找到过 Tellem 人使用的刀子，但在随葬品中，佩戴在死者手臂上的皮刀鞘十分常见。Dogon 人则通常是将刀鞘挂在腰带上。弓和箭仅在 Dogon 葬礼上才仪式性地使用，他们用的箭头和箭袋与 Tellem 晚期的样式很相似，但是弓弦不一样。Tellem 式的弓带有刻痕，且两端分别有一个孔，弓弦是扭结成一股的皮带子，Dogon 式的弓两端纤细，弓弦则用一种劈开的细竹片代之。

乐器在 Tellem 人的墓中是很罕见的，他们的竖琴在外形上与 Dogon 人的

## 历史和 Zulu 人的雕塑的传说

### 安妮特·内特尼德

事实上，修饰简朴的传统非洲雕刻艺术，可与曾经存在于南部大陆的中、西非的雕刻艺术相媲美，这个观点被大众广为传播和普遍接受。这种说法已被南非政府写进了，为适应将来从欧洲来的移民而作的《移民和参观者指南：南非的黑人》(1975－1984)中。这些小册子上的看法是，黑人在珠宝和陶器方

仍很类似。Dogon 人在巫医施行治病的巫术以及占卜时才使用竖琴。考古学家们还找到一支 Tellem 人的鼓槌，外形笔直，而 Dogon 人的鼓槌都是弯曲的。此外，绝大多数 Dogon 族的竹笛是从侧面吹奏的，而 Tellem 人则用的是从顶端吹奏的双音木笛。小型的铁手铃是 Dogon 文化和 Tellem 文化共有的。综上所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分隔，Tellem 族和 Dogon 族仍有一些文化特质是共有的。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居住在 Sagan 地区的一直是同一个族群，所有发现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是同一文化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然而，以形态学的标准来衡量，Tellem 人和 Dogon 人的确是有差异的。要同时解释这种种族上的差异性和物质文化上的相似性，我们假设这两个族群的产生是由于某种生物学上的断代现象，然而仅仅依靠考古发现是很难揭示这种断代现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关于 Tellem 文化和 Dogon 文化所表现出的相似性，我们尝试另作解释：两个族群都生活在同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以山谷为庇护所，面对草原地区恶劣的气候－－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应是造成这种文化特征相似的原因之一。其次，共同的文化心理背景，例如，都将 Manda 作为文明发源地，也是原因之一。最后，尤其是在制陶及建筑等技术方面，相同的特征也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现代 Dogon 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有些物品－－竖琴、纤维裙、缠腰布、皮靴等－－曾一度在 Tellem 社会很普遍，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假设。此外，在 Tellem 墓穴中最近的考古发现也显示出 Tellem 文化和 Dogon 文化之间很可能有某种直接的联系。

所谓的 Tellem 雕塑，一直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Pierre Langlois 于 1954 年发表了一份有关这些沉重的、生绿锈的雕像的目录，非洲艺术收藏家们对此深感兴趣。Langlois 之所以判断这些雕像属于 Tellem 文化，是因为它们是从那些 Dogon 人所谓的 Tellem 遗址中掠夺来的，然而，我们知道 Dogon 人将这一带所有不属于自己民族的古老文明都称为“Tellem”。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即我所指的“Tellem 文化”是特指从 11 世纪到 16 世纪期间出现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学上有明确定义的特定种群。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高价收买 Tellem 雕像，一些看起来很原始的 Dogon 雕像也被归于此类了，Willam Fagg 曾正义地驳斥过这种作法。他这样说到那些据他判断是属于古老的 Dogon 类型的雕塑：“商人们的不断鼓吹以及人们对传奇事物的好奇心，使得它们被不恰当地定义为 Tellem 文化的产物，尽管 Tellem 文化是否确实存在过都还没有进一步得到证实。”

由于这些洞穴里的雕塑都被有计划地劫掠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只找到两件完整的雕塑以及两个雕像的碎片。其中一个尚保存完好的雕像是在 11 至 12 世纪留下的、很容易进入的洞穴中发现的。雕像的风格极为简洁抽象。另外一个完整的雕像及其他碎片，则是在 14 世纪到 16 世纪的遗址中发现的。这类考古材料很零散，数量也很有限，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也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一些很容易进入的洞穴中所发现的部分罕见的人造物，是后来被什么人放进去的，其实际时间比旁边的其它物品要晚。唯一能鉴别这些雕塑是否属于 Tellem 文化的方法，就是用 C－14 测定法来鉴定其年代。在此我不再详细说明这一方法的利弊，只说这种技术也有其不少实际困难和缺陷，这就足够了。

Tamara Northem 已经用这种 C－14 法测定了三个雕像的年代，尽管这些数据太有限，不足以对整个 Dogon 地区的雕塑作风格上的分析，也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统计意义上的结论，但仍可看出这些雕塑的造型与其年代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以仅有的这几个样本为例，形式较抽象的通常古老一些(11－16 世纪)，而较写实的“自然主义风格”的雕像都是 17 世纪以后的，另外一些比较抽象的动物塑像的年代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15－17 世纪)。

Fagg 受 C－14 年代测定结果的误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说 Dogon 人采用古老的木料来制雕像。实际上保存了几个世纪的木头不仅无法使用，而且 Dogon 人要精确地测定木材的年代，从而判断它是否适合雕成所需的式样－－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要解决 Tellem 雕塑的鉴别问题，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 Dogon 地区所有雕像作一次严密的调查，这样才能对同一时期发现的不同地域的类型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年代的类型分别加以明确的定义。然后，从不同类型中分别抽样进行 C－14 年代鉴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知哪些是真正的“Tellem 文化”的产物，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 Tellem 文化和 Dogon 文化的雕塑在风格上的延续性。

面有技巧，但在修饰丰富的雕刻品上却没有，而那是“真正的艺术”－－这个观点流传甚广。许多国家的黑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所秉呈的艺术天赋。想知道为什么这种说法被如此广泛地接受，首先必须看到它处于研究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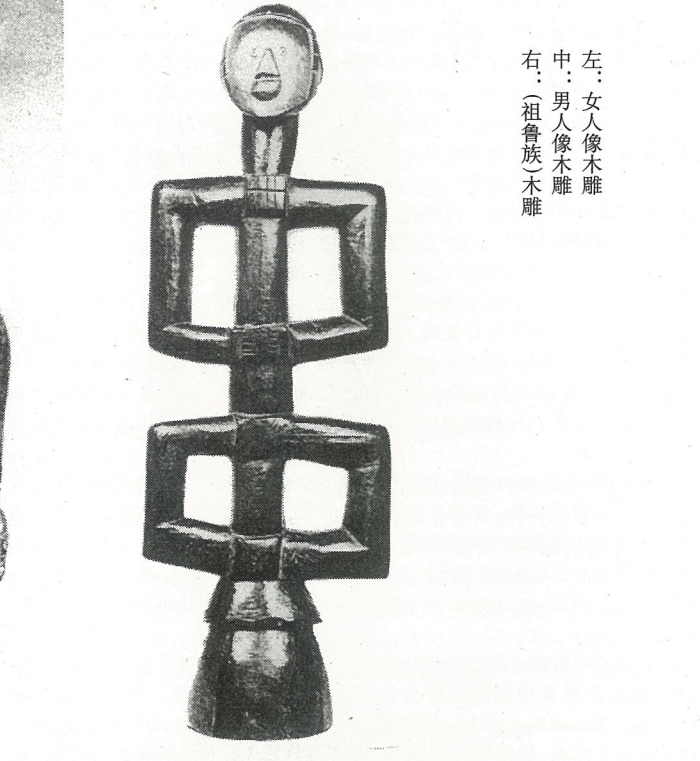
非木雕传统和研究木雕传统的实际分布情况这二种背景下。最初在细读有关南非艺术的著作时打动人的是，只要是南非人，他们谈论的要么是 Zulu 要么是 Shona，而到最后时常被含蓄地概括到大津巴布韦中去。很明显，事实上作者所掌握的有关那个地方的文明或语言学知识甚少。在 1950 年到 1975 年间，所有的这些非洲雕塑被全部审定后公之于众，这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的历史和艺术的研究在逐步深入；同时我们还看到，大多数的国家从他们的殖民者手中独立出来，甚至包括南非的白人政权，1961 年脱离了英联邦的统治而成立了一个共和国。

这段时期文献所记载的有关南非的艺术资料十分贫乏，即使是早期的出版物也大多为 传教士、旅游者和商人写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及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记载了一些此地区黑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象在 Leiden 和 Teruren 地区见到的那种圆雕。关于这些东西的原始资料被忽视。如同许多欧洲和英国的某些博物馆对实物的草率态度。这些博物馆掌握着相当精确的有关南非的文件，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便看出很多文件都是关于圆雕。某些情况下这些资料正确披露，而在另一些情况，却由于忙于刊出了更新的资料 and 更原始的信息而忽视了。在英国博物馆，贴有大多数有 kaffir 标签的文物，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入诸如 Zulu 或 Shosa 中去，即便英国似乎一直在使用 kaffir 术语，总是指派会讲 Nguni 语的人去工作，都没有考虑对这个辽阔地区的文化、语言及种族成员间真正的划分。

那么，准确反映的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对此的回答依赖某些范围的划分，即艺术同技巧间的划分。在所有关于南非艺术的著作中一般有这样一种趋向，艺术被表现归纳成仅有的几个物体，诸如提奶桶、烟草盒或枕头，而这些只是实用美术。尽管如此，我仍将假定这种划分，是按非洲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进行的。照这样划分，造成有用的东西可能被丢弃，正如无用的东西可能被看作是雕塑，然后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南非黑人都会传统雕刻工艺。

修饰丰富的圆雕，与在物体如枕头上的装饰相比，布局受到更多的限制。我们从足够多的文件中了解到，修饰丰富的雕塑几乎不可避免地总与以下两种使用环境中一种有关联。一种是象 Pedi、Tsonga 和 Venda 这样的地区。这类人分布的地方包括 Cape 和 Botswana 北部、Transvaal 的西部和北部、Mozambique 南部，塑像也用在占卜和治疗疾病上。第二种情况表面上看来比前者流传的地域更广，但是它也更分散和缺少组织。与在过去把几乎每一个标签都贴在从南非来的人像雕塑上相反，没有从这个地区来的古代人像的证明文件。祖先崇拜物中，包括枕头、锄头、石头、枪和树，还包括 umsamo(Zulu 语)这种住所背后的平台，它们均扮演或寻找灵魂的媒介物。

在 Transvaal 的北方地区，有许多不属于同一地区、操着不同的语言，不属于同一文化的人，却加入了同一社团。Ntwane 和 Pedi 地区的男人们加入相同社团；在 Venda 西部的男孩子们加入同一个社团的分支机构，如 Kwebo Sotho 地区就是这样；同时妇女们也加入 Domba 社团，即着牧场风格服装的社团。在那个地区主要的低草原区域－－Lobedu、Phalaborwa、Kgakga、Tsonga－Shangame



右：（祖鲁族）木雕

中：男人像木雕

左：女人像木雕

和 Swazi，所有的人都想加入同一个社团的分支。然后同年龄段的人结成一组，(这点在这些地区中的大多数都是相同的。)虽然 Sotho 地区的社团并非一定要具有这一特征。从这些社团中男人和偶而可见的妇女的资料情况来看，大多数圆雕就来源于社团。尽管已有了这个简单实用的资料，从 1935 年开始，大多数研究非洲艺术的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就开始着手分析 von sydow 族，把众多雕刻技巧娴熟、手法仔细的圆雕，从“南非”归类到“Zulu”。大多数雕像就被称为“古代人像”了。虽然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Zulu 人曾经使用过这类东西。使人联想到在十八世纪后期，Zulu 的年轻人按年龄的划分，被安排进军队而导致社团所有形式的逐渐瓦解。此事发生在大约 1802 年，这是 Zulu 周围制作人物像的社团可能存在的最后时期，到此为止人像还能保存下来的概率就极少了。研究从前的文章，特别是 Nguni 南部诸如 Fingo、Bhaca、Tembu、Pondo、Mpondomise 和 Galeka 这些地方，没有找到他们曾经使用过人像的证据。

看来把存有疑惑的许多雕塑确定为是 Zulu 人的作品的依据，是男性人像时常戴有一个头圈这个现象。在 Zulu 人中它是仅仅适用于男士的发型，同时也是男人到了结婚年龄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到了 Mfecane 时期(Shaka 和 Dinganeq 与近邻发生战争)，Zulu 内部发生了分裂，谋反他们的头领取而代之，只是所有地方仍保留原有土地范围和此地的象征符号，包括头圈。而且，这些 Nguni 社团接触到其它氏族时，头圈发型常常被照搬。如可在 Pedi 地区的雕塑中、Mozambique 地区的 Tsonga 部落酋长和 Chopi 部落酋长的旧照片中见到。从所获得的 Gazankulu 地区的资料来看，这对男人像和女人像的头圈，均是用在加入会团的时候，头圈也用于赠给富有作战经验的勇士。

此外，欧洲收集品中戴有头圈的人像和相似风格却没戴头圈的人像区别清晰，某些是早期的作品，如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的 1983 年登记入册的两件雕刻品，，一年前被公之于众。它们的出处精确指明来源于 Transvaal 地区的 Spolonken 部落和“Magwamba”(Transvaal Tsonga 的小支系)。另一对雕刻品，1895 年被它们的收藏者阿道夫·恩皮罗捐献给了维也纳的佛瑞·维拉克奎德博物馆。博物馆档案记载着它们来自于“居住在东非 Portuguese 地区的 Shanga－kaffirs 部落”。尽管有与之相反的证明，此类风格的人像经过八年时间的论证，终于被确认为 Zulu 人的了。

此问题变得复杂是由于在 Zulu 地区也收集到风格相似的雕刻有人头的木桩。另一类戴有 Zulu 传统发式的女人像或佛佛像木桩，准确地记录表明，它来自 Zulu 族。它们中的许多可能的确是由 Zulu 雕刻匠做的，而就是我们所知，Zulu 地区北部 Tsonga 族的雕工和铁匠也为 Zulu 顾客服务，因而可能也雕刻过这样的人像，毕竟“商品流通”嘛。

对于风格相近塑像的分类仍有疑惑，现在，从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和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的样品上得到论证。大英博物馆的样品已被威廉姆·弗格确认为属于 Zulu。这显然是根据风格来定的。它确定无疑地来自于东部和西部非洲的 Wellcome Foundation 人。弗格看到过这片分散地区，把早期